

Ferdinando Frega – Nando the Scribe

NOBODY EVER TELLS THIS STORY



Ferdinando Frega – Nando the Scribe

Gillettenarrative.com

GILLETTE: 从没有人讲过这个故事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。

战败者正在失去他们多年来巩固的一切。战胜者赢得了战争，如今却必须决定未来会是什么模样。

人们疲惫，却怀着希望。没有人愿意放弃。这就是人性。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每个男人背后通常都有一个女人，即便历史很少提到她。

美国正在输出它的技术诀窍，帮助重建破碎的经济。与此同时，它在做美国一向最擅长的事：做生意。工厂在增长，利润在增长，每年都有新产品出现。有些回应已有的需求。另一些则创造出人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。到了1950年代末，堆积如山的避孕套涌入市场。官方理由足够简单：防病。没有人想死。

但每一枚奖章都不止一面。

这东西并不特别便宜，经常使用需要钱包付出一定的承诺。它成了一笔小小的投资。

每个人身上至少带着一个。藏着。折着。伪装在钱包里，等待合适的紧急情况。

结果可想而知。

出生率开始下降。

第一个察觉的公司，是一家德国的奶瓶和奶嘴制造商。会计们比任何人都先看到。销量在下滑。消费在下滑。婴儿更少，意味着顾客更少。

接着是会议。

接着是计划。

有人提出了投资。

但有一个根本的问题。

你不可能在实验室里买到婴儿。

他们必须被生出来。

公司苦苦寻找解决办法。似乎什么都不管用。

后来，老板决定去拜访那不勒斯附近一位重要的意大利客户——一家大型批发商，在大批量出货方面有着非凡的天赋。

商务会谈很顺利。

那天晚上，客户请他吃晚饭。

饭后，以地道的意大利风格，客人被告知，夜里已经为他安排了一条“毯子”。

只不过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毯子。

在卧室里等着的，是一个75岁的俄罗斯女人，她自信满满地声称自己40岁。

照她的说法，陪伴第一。

钱只是一个借口。

她坚持说，感激解释了一切。

那个德国人并不完全信服。

我也不信。

事实上，她听起来可疑地像我，还有我那该死的一美元提议。

完成了他们晚上的仪式之后，那位德国商人终于放松下来，坦白了折磨着他的问题。

俄罗斯女人耐心地听着。然后，就像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开会时女人一直在做的那样，她拿出了一个世纪性的点子。

“自己开一家避孕套工厂。”

商人瞪着她。

他不明白避孕套和奶瓶、奶嘴有什么关系。

见他一脸困惑，她接着说。

“原料本来就来自东南亚。生产成本可以压得很低。运输几乎不影响最终价格。用实惠的价格卖优质的产品。把一部分利润当作投资。”

德国人还是看不出其中的联系。

接着，真正的点子来了。

“每生产一百个避孕套，就做十个有缺陷的。”

商人差点噎住。

“有缺陷的？”

“只是一个小孔。针眼那么大。看不见。”

沉默。

然后她补充道：

“剩下的事，婴儿们会处理。”

德国人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毕竟他是德国人，而德国人通常更喜欢统计数字，而不是奇迹。

但在回家的航班上，笑声消散了。

这个点子留了下来。

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念头。

然后是一种可能。

然后是一句咒语。

最终，他打电话给那个俄罗斯女人，邀请她加入这个项目。

在报酬方面，他给了她完全的自由。

无论她想在每月的支票上写下什么数字，都会被接受。

出生率恢复了。

消费恢复了。

奶瓶生意恢复了。

而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几乎完全忘记了避孕套。

有些人甚至开始把它们洗干净，晾干，再拿来用。

一点那不勒斯的魔法。

Ferdinando